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泄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

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「革職拿問，帶罪陪修」，下在監中，追繳賠項，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，帶上銀子，同著他的奶公華忠南來。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，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著他一個妹丈褚一官，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，就請公子先到莊相候。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，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，金風颯颯，玉露泠泠，一天曉月殘星，滿耳蛩聲雁陣。公子只隨了一個店伙、兩個騾夫，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，好不淒慘！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致，走了一程，那天約莫有巳牌時分，就到了莊平。果然好一座大鎮市！只見兩旁燒鍋當鋪、客店棧房，不計其數。直走到那鎮市中間，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。

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，正中店門大開，左是櫃房，右是廚灶，門前搭著一路罩棚，棚下擺著走桌條凳，棚口邊安著飲水馬槽。那條凳上坐著許多作買作賣單身客人，在那裡打尖吃飯。旁邊又歇著倒站驢子，二把手車子（指手推的獨輪小車。），以及肩挑的擔子，背負的背子，亂亂烘烘，十分熱鬧。

到了臨近，那騾夫便問道：「少爺，咱們就在這裡歇了？」

公子點了點頭，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，街心裡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，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，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。

進了店，公子一看，只見店門以內，左右兩邊都是馬棚、更房，正北一帶腰廳，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，門裡一座照壁，對著照壁，正中一帶正房，東西兩路配房。看了看，只有盡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，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。那跟的店伙問說：「行李卸不卸呀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先給我卸下來罷。」那店伙忙著松繩解扣，就要扛那被套。騾夫說：「一個人兒不行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，分量夠一百多斤呢！」說著，兩個騾夫幫著搭進房來，放在炕上，回手又把衣裳包袱、裝錢的鞍馬子、吃食簞子、碗包等件拿進來。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。那跟來的店伙估著他店裡的事，送下公子，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。公子給了他一串錢，又給嫵嫵爹寫了一個字條兒，說已經到了莊平的話。打發店伙去後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，裝著熱水，又是一大碗涼水，一壺茶，一根香火進來。隨著就問了一聲：「客人吃飯哪，還等人啊？」公子說：「不等人，就吃罷。」

卻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，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，都是嫵嫵爹經心用意服侍：不是煮塊火腿，便是炒些果子醬帶著；一到店，必是另外煮些飯，熬些粥；以至起早睡晚，無不調停的週到。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，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。便是店裡的洗臉木盆，也從不曾到過跟前。如今後了看那木盆，實在醜陋，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。怔著瞅了半天，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，也不曾洗。接著飯來了，就用那店裡的碗筷子，沏茶胡亂吃了半碗，就擱下了。一時間那兩個騾夫也吃完了飯，走了進來。

原來那兩個騾夫，一個姓苟，生得傻頭傻腦，只要給他幾個錢，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，因此人都叫他作「傻狗」；一個姓郎，是個極匪滑賊，長了一臉的白癩瘋，因此人都叫他「白臉兒狼」。當下他兩個進來，便問公子說：「少爺，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？送到那裡呀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們兩個誰去？」傻狗說：「我去。」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，又拿了一串錢，向他道：「你去很好。這東南大道上岔下去，有條小道兒，順著道兒走，二十里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傻狗說：「知道哇，我到那鄧家莊上趕過買賣。」公子說：「那更好了。那莊上有個褚家。」說著，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告訴了他一遍。又說：「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，請他務必快來。如果他不在家，你見見他的娘子，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，請他的娘子來。」傻狗說：「叫他娘子到這店裡來，人家是個娘兒們，那不行罷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只告訴明白了他，他就來了。這是一封信，一串錢是給你的，都收清了就快去罷。」

那白臉兒狼看見，說：「我合他一塊兒去，少爺，你老也支給我兩串，我買雙鞋，瞧這鞋，不跟腳了。」公子說：「你們兩個都走了，我怎麼著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？有跑堂兒的呢，店裡還怕短人使嗎？」公子扭他不過，只得拿了兩串錢給他，又囑咐了一番。說：「你們要不認得，寧可再到店裡櫃上問問，千萬不要誤事！」白臉兒狼說：「你老萬安！這點事兒了不了，不用說了。」說著，二人一同出了店門，順著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。

正走之間，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，約有二十來丈高，上面是土石相攙的，長著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，卻倒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。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，有兩條道：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，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還歸山東的大道；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，也繞得到河南。他兩個走到那裡，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：「好個涼快地方兒，咱們歇歇兒再走！」

傻狗說：「才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，這還有二十多裡呢，走罷！」

白臉兒狼道：「坐下，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。」傻狗只得站住，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，墊著打地攤兒。白臉兒狼道：「傻狗哇，你真個的把這書子給他送去嗎？」傻狗說：「好話哩，接了人家兩三串錢，給人攔下，人家依嗎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這兩三串錢你就打了飽咯兒了？你瞧，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！」

正說到這句話，只見一個人騎著一頭黑驢兒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。白臉兒狼一眼看見，便低聲向傻狗說：「嚙！你瞧，好一個小黑驢兒！墨錠兒似的東西，可是個白耳掖兒（即白耳圈。）、白眼圈兒、白胸脯兒、白肚囊兒、白尾巴梢兒！你瞧，外帶著還是四個銀蹄兒，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，長了個全，可怪不怪！這東西要攔在市上，碰見愛主兒，二百串錢管保買不下來！」傻狗說：「你管人家呢！你愛呀，還算得你的嗎？」

說著，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裡一帶，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。

那傻狗接著問白臉兒狼：「你才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？」

白臉兒狼說：「這話可『法不傳六耳』。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，因為咱們倆是『一條線兒拴倆蚂蚱——飛不了我，迸不了你』的。講到咱們這行啊，全仗的是磨攪訛繃，涎皮賴臉，長支短欠，摸點兒賺點兒，才剩的下錢呢！到了這蕩買賣，算你我倒了運了。那僱騾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，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，真來的討人嫌。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，還帶著挺擺挺橫，想沾他一個官板兒（指銅錢。）的便宜也不行。如今他是病在店裡了，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，你算，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。要照這麼磨一道兒，到了淮安，不用說，騾子也幹了，咱們倆也賠了！」傻狗說：「依你這話，怎麼樣呢？」

白臉兒狼說：「依我，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？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。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串錢，先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天兒，回來到店裡，就說見著姓褚的了，他沒空兒來，在家裡等咱們。把那個文謫謫的雛兒誑上了道兒，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往北奔黑風崗。那黑風崗是條背道，趕到那裡，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。等走到崗上頭，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，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裡一推，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。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？」傻狗說：「好可是好，就是咱們馱著往回裡這一走，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，那不是活饑荒嗎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說你是傻狗，你真是個傻狗。咱們有了這注銀子，還往回裡走嗎？順著這條道兒，到那裡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！」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，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「有了，咱就是這麼辦咧！」當下二人商定，便站起身來搖頭晃腦的走了。

他兩個自己覺著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，再不想「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」。又道是「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聽」。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騾夫去後，正是店裡早飯才擺上，熱鬧兒的時候。只聽得這屋裡淺斟低唱，那屋裡呼么喝六，滿院子賣

零星吃食的，賣雜貨的，賣山東料的、山東布的，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。公子看了，說道：「我不懂，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，乏也乏不過來，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？」說著，一時間悶上心來，又惦著嫖嫖爹此時不知死活；兩個驢夫去了半天，也不知究竟找的著找不著那褚一官；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。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，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裡亂轉。轉了一會，想了想：「這等不是道理，等我靜一靜兒罷。」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，盤腿坐好，閉上眼睛，把自己平日念過的文章，一篇篇的背誦起來。背到那得意的地方，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：「罔極之深恩未報，而又徒留不肖肢體，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。百年之歲月幾何？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，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！……」

正閉著眼睛背到這裡，只覺得一個冰涼硬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唸溜了一下子，嚇了一跳。連忙睜眼一看，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，太陽上貼著兩塊青緞子膏藥，打著一撒手兒大松的辮子，身上穿著件月白棉綢小夾襖兒，上頭罩著件藍布琵琶襟的單緊身兒，緊身兒外面系著條河南搭包，下邊穿著條香色洋布袂褲，套著雙青緞子套褲，磕膝蓋那裡都麻了花兒了，露著桃紅布裡兒，右大腿旁拖著一大堆純泥的白縐綢汗巾兒，腳下包腳面的魚白布襪子，一雙大掖巴魚鱗繡鞋，可是鞞拉著。左手拿著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煙袋，右手拿著一個火紙捻兒。只見他「撲」的一聲吹著了火紙，就把那煙袋往嘴裡給楞入。公子說：「我不吃水煙。」那小子說：「你老吃潮煙哪？」說著，就伸手在套褲裡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。公子一看，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，就拿了煙袋鍋兒，這一頭兒不安嘴兒，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眾人的牙磨白了。公子連忙說：「我也不吃潮煙，我就不會吃煙，我也沒叫你裝煙，想是你聽錯了。」那賣水煙的一聽這話，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，便低了頭出去了。這公子看他才出去，就有人叫住，在房簷底下站著嚙嚙嚙的吸了好幾煙袋，把那煙從嘴裡吸進去，卻從鼻子裡噴出來。賣水煙的把那水煙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響。那人一時吃完，也不知腰裡掏了幾個錢給他。這公子才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，暗暗的稱奇。

不多一會，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。他嚷的是：「聽書罷？聽兒罷？《羅成賣絨線兒》、《大破壽州城》、《寧武關》、《胡迪罵閻王》、《婆子罵雞》、《小大姐兒罵他姥姥》。」公子說：「這怎麼個講法？」跟著便聽得弦子聲兒啞楞啞楞的彈著，走進院子來。看了看，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，前面一個拿著一擔柴木弦子，中間兒那個拿著個破八角鼓兒，後頭的那個身上背著一個洋琴，手裡打著一付紮板兒，啞啞啞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。公子也不理他，由他在窗根兒底下鬧去。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去了，早有人在那接著叫住。

這個當兒，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沏茶，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，放在桌子上晾著。只倒茶的這個工夫兒，又進來了兩個人。公子回頭一看，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：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，一個有十來歲。前頭那一個打著個大長的辮子，穿著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，可是桃紅袖子；那一個梳著一個大歪抓髻，穿著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，還套著件油脂模糊破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。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，臉上抹著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，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，——胭脂是早吃了去了。前頭那個抱著面琵琶。原來是兩個大丫頭。

公子一見，連忙說：「你們快出去！」那兩個人也不答言，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。公子一躲躲在牆角落裡，只聽他唱的是甚麼「青柳兒青，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」。公子發急道：「我不聽這個。」那穿青的道：「你不聽這個，咱唱個好的。

我唱個《小兩口兒爭被窩》你聽。」公子說：「我都不聽。」只見他捂著琵琶直著脖子問道：「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，不聽咧？」公子說：「不聽了！」那丫頭說：「不聽，不聽給錢哪！」

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，連忙拿出一串錢，撈了幾十給他。

他便嘻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。那一個就說：「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。」公子怕他上手，趕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，又給了那個。他兩個把錢數一數，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裡。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，就把方才晾的那碗涼茶端起來，咕嘟咕嘟的喝了。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，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起子，才撇著屁股扭扭搭搭的走了。

且住！說書的，這話有些言過其實。安公子雖然生得尊貴，不曾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，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，今日才下店不成？不然，有個原故。他雖說走了幾站，那華奶公都是跟著他，破正站走，趕尖站住，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，再說每到小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，即或在大面兒上，有那個搬老頭子，這些閒雜人也到不了跟前。如今短了這等一個人，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。這也算得「聞鼓擊而思將士」了。

閒話休提。卻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糟擾，又是著急，又是生氣，又是害臊，又是傷心，只有盼望兩個驢夫早些找了褚一官來，自己好有個倚靠，有個商量。正在盼望，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，心裡說是：「好了，驢夫回來了！」他可也沒算計算計，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？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？驢夫究竟是步行去的、騎了牲口去的？一概沒管。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，便算是驢夫回來了。忙忙的出了房門兒，站在台階兒底下等著。

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，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，看了看，才知不是驢夫。只見一個人騎著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，走到當院裡，把扯手一攏，那牲口站住，他就棄鐙離鞍下來。這一下牲口，正是正西面東，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，公子重新留神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。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，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；鼻如懸膽，唇似丹朱；蓮臉生波，桃腮帶靨；耳邊廂帶著兩個硬紅墜子，越顯得紅白分明。正是不笑不說話，一笑兩酒窩兒。說甚麼出水洛神，還疑作散花天女。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，卻又凜如霜雪。對了光兒，好一似照著了那秦宮寶鏡一般，恍得人膽氣生寒，眼光不定。公子連忙退了兩步，扭轉身子要進房去，不覺得又回頭一看，見他頭上罩著一幅元青縐紗包頭，兩個角兒搭在耳邊，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；身穿一件搭腳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，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，蓋著兩隻手；腳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，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。

公子心裡想道：「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，一見就不覺得臉紅。但是親友本家裡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，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！作怪的是，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？不尷不尬，是個甚麼原故呢？」一面想著，就轉身上了台階兒，進了屋子，放下那半截藍布簾兒來，巴著簾縫兒望外又看。

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，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，把手裡的鞭子望鞍橋洞兒裡一插。這個當兒，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。就往西配房盡南頭正對著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裡讓。

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，隨即問了一聲說：「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？」那女子說：「不用，你就給我拴在這窗根兒底下。」

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，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、茶壺、香火來，放在桌上。那女子說：「把茶留下，別的一概不用，要飯要水，聽我的信。我還等一個人。我不叫你，你不必來。」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，回身向外邊去了。

跑堂兒的走後，那女子進房去，先將門上的布簾兒高高的吊起來，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，就在椅兒上坐定。

他也不茶不煙，一言不發，呆呆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著。安公子在簾縫兒邊被他看不過，自己倒躲開，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。走了一會，又到簾兒邊望望，見那女子還在那裡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。一連偷瞧了幾次，都是如此。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，心裡數道：「這女子好生作怪！獨自一人，沒個男伴，沒些行李，進了店，又不是打尖，又不是投宿，呆呆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著，是何原故？」想了半日，忽然想起說：「是了，這一定就是我嫖嫖爹說的那個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？他倘然要到我這屋裡看起道兒來，那可怎麼好呢？」想到這裡，心裡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。又想了想說：「等我把門關上，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？」說著，跣跣的一聲把那扇單門關上。

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，門又走扇，才關好了，吱嚙嚙又開了；再去關時，從簾縫兒裡見那女子對著這邊不住的冷笑。

公子說：「不好，他準是笑我呢。不要理他！只是這門關不住，如何是好？」左思右想，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裡邊東首，靠南牆放著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礮礮，心裡說：「把這東西弄進來，頂住這門，就牢靠了。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，連夜間都可以放心。」

一面想，一面要叫跑堂兒的。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，從不會直著脖子喊人。這裡叫他，外邊斷聽不見。為了半晌難，仗著膽子，低了頭，掀開簾子，走到院子當中，對著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。可巧，見他叼著一根小煙袋兒，交叉著手靠著窗台兒在那裡歇腿兒呢。

公子見了，鬧了個「點手換羅成」，朝他點了一點手兒。

那跑堂兒的瞧見，連忙的把煙袋桿望巴掌上一拍，磕去煙火，把煙袋掖在油裙裡，走來問公子道：「要開壺啊，你老？」公子說：「不是，我要另煩你一件事。」跑堂兒的陪笑說道：「這是那兒的話，怎麼『煩』起來咧？伺候你老，你老吩咐啵。」

公子才要開口，未曾說話臉又紅了。跑堂兒的見這個樣子，說：「你老不用說了，我明白了。想來是將才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，不入你老的眼，要外叫兩個。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說，別管是誰，咱們都彎轉的了來。你老要沒熟人，我數你老聽：咱們這兒頭把交椅，數東關裡住的晚香玉，那是個尖兒。要講唱的好，叫小良人兒，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，真是掉在地下摔三截兒！還有個旗下金，北京城裡下來的，開過大眼，講桌面兒上，那得讓他咧！還有個煙袋疙瘩兒，還是個雛兒呢。你老說，叫那一個罷？」

一套話，公子一字兒也不懂，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，便羞得他要不的，連忙皺著眉、垂著頭、搖著手說道：「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。」跑堂兒的道：「我猜的不是，那麼著，你老說啵。」公子這才斯斯文文的指著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礮礮說道：「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裡去。」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，把腦袋一歪，說道：「我的太爺，你老這可是攬我咧！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，講的是提茶壺、端油盤、抹桌子、扳板凳，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，我可不敢動！再說，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斤，地下還埋著半截子，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裡去了？我要拿得動那個，我也端頭號石頭考武舉去了，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？你老這是怎麼說呢！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那女子叫了聲：「店裡的，拿開水來。」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，蹙身就往外取壺去了，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裡。直等他從屋裡兌了開水出來，公子又叫他，說：「你別走，我同你商量。」那跑堂兒的說：「又是甚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你們店裡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？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，我給他幾個酒錢。」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，提著壺站住，說道：「到不在錢不錢的，你老瞧，那傢伙真有三百斤開外，怕未必弄得行啊！這麼著啵，你老破多少錢啵？」公子說：「要幾百就給他幾百。」跑堂的搖頭說：「幾百不行，那得『月干楮』。」說著，又伸了兩個指頭。

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。不但公子不得明白，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，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。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《兒女英雄傳》這樁故事的時候，就考查過揚子《方言》那部書，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。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，向他請教，他才注疏出來，道是：「『月』之為言二也，以月中藏著二字也。『干』之為言千，千之為之弔也。千者千之替語也，弔者千之通稱也。『楮』之為言紙也。紙，錢也，即古之所為萬錢也；以萬錢喻制錢，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。合而言之『月干楮』者，兩弔錢也。不僅惟是，如『流干楮』『玉干楮』，自一、二以至九、十，皆有之。」自從聽了這番妙解，說書的才得明白，如今公諸同好。

閒言少敘。那安公子問了半天，跑堂兒的才說明是要兩弔錢。公子說：「就是兩弔，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。」跑堂兒的攔下壺，叫了兩個更夫來。那倆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，叫作「杉檣尖子張三」；一個生得壯大黑粗，叫作「壓油墩子李四」。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：「來，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裡去。」又悄說道：「喂，有四百錢的酒錢呢！」這李四本是個渾蟲，聽了這話，先走到石頭邊說：「這得先問他問。」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當的就是一腳，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。李四「啞啞」了一聲，先把腿蹲了。張三說：「你擱著啵！那非離了拿鏟頭把根子搜出來，行得嗎？」說著，便去取鏟頭。

李四說：「喂，你把咱們的繩槓也帶來，這得兩人抬呀！」

少時，繩槓鏟頭來了。這一陣嚷嚷，院子裡住店的、串店的，已經圍了一大圈子人了。安公子在一旁看著那兩個更夫脫衣裳，縮辮子，磨拳擦掌的，才要下鏟頭。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，款款的走到跟前，問著兩個更夫說：「你們這是作甚麼呀？」跑堂兒的接口說道：「這位客人要使喚這塊石頭，給他弄進去。你老躲遠著瞧，小心碰著！」那女子又說道：「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？」張三手裡拿著鏟頭，看了一眼，接口說：「怎麼『馬仰人翻』呢？瞧這傢伙，不這麼弄，問得動他嗎？打諢頑兒呢！」那女子走到跟前，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，見有二尺多高，逕圓也不過一尺來往，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斤重，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礮礮。上面靠邊卻有個鑿通的關眼兒，想是為拴牲口，再不插根桿兒，晾晾衣裳用的。他端相了一番，便向兩個更夫說道：「你們兩個閃開。」李四說：「閃開怎麼著？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？」那女子更不答言，他先挽了挽袖子，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，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裡一分，拿著棍兒，挺著腰板兒，身北面南，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，只一撼，又往前推了一推，往後攏了一攏，只見那石頭腳根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；重新轉過身子去，身西面東，又一撼，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擡，把那塊石頭就擡倒了。看的眾人齊打夯兒的喝彩，就中也有「嚙」的一聲的，也有「啣」的一聲的，都悄悄的說道：「這才是勁頭兒呢！」當下把個張三、李四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由的叫了一聲：「我的佛爺桌子！」他才覺得他方才那陣討人嫌，鬧的不夠味兒。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，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日收不回去。

獨有安公子看著，心裡反倒加上一層為難了。甚麼原故呢？他心裡的意思，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裡來，才要關門；怕門關不牢，才要用石頭頂；及至搬這塊石頭，倒把他招了來了。這個當兒，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，斷無此理；若說不用你給我搬，大約更不能行。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，兩個笨漢尚且弄他不轉，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，這個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。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、開門揖盜麼！

只急得他悔袋中燒，說不出口，在滿院子裡乾轉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擡倒在平地上，用右手推著一轉，找著那個關眼兒，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，往上只一悠，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礮礮單撒手兒提了起來，向著張三、李四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也別閒著，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。」

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，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，說：「得了。」那女子才回過頭來，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：「尊客，這石頭放在那裡？」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，眼觀鼻、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，說：「有勞！就放在屋裡罷。」那女子聽了，便一手提著石頭，款動一雙小腳兒，上了階兒，那隻手撩起了布簾，跨進門去，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裡南牆根兒底下，回轉頭來，氣不喘，面不紅，心不跳。眾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裡看了，無不詫異。

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、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。卻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，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簾兒掛起，自己倒閃在一旁，想著好讓他出來。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，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，抖了抖，一回身，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。安公子一見，心裡說：「這可怎麼好？怕他進來，他進來了；盼他出來，他索性坐下了！」

心裡正在為難，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為主，讓著說道：「尊客，請屋裡坐。」這公子欲待不進去，行李、銀子都在屋裡，實在不放心；欲待進去，合他說些甚麼？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？俄延了半晌，忽然靈機一動，心中悟將過來：「這是我粗心大意！我若不進去，他怎得出來？我如今進去，只要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，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？」這正是：

也知蘭蕙非凡草，怎奈當門礙著人。

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，那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驢夫回來到底怎生掇賺安公子，那安公子信也不信，從也不從，都在下回書交代。